

# 论不懈的追求

陈童

《游褒禅山记》全文

【原文】

褒禅山亦谓之华山。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，而卒葬之；以故其后名之曰“褒禅”。今所谓慧空禅院者，褒之庐冢也。距其院东五里，所谓华山洞者，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。距洞百余步，有碑仆道，其文漫灭，独其为文犹可识，曰“花山”。今言“华”如“华实”之“华”者，盖音谬也。

其下平旷，有泉侧出，而记游者甚众，所谓前洞也。由山以上五六里，有穴窈然，入之甚寒，问其深，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，谓之后洞。余与四人拥火以入，入之愈深，其进愈难，而其见愈奇。有怠而欲出者，曰：“不出，火且尽。”遂与之俱出。盖余所至，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，然视其左右，来而记之者已少。盖其又深，则其至又加少矣。方是时，余之力尚足以入，火尚足以明也。既其出，则或咎其欲出者，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。

于是余有叹焉。古人之观于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，往往有得，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。夫夷以近，则游者众；险以远，则至者少。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，而人之所罕至焉，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。有志矣，不随以止也，然力不足者，亦不能至也。有志与力，而又不随以怠，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，亦不能至也。然力足以至焉，于人为可讥，而在己为有悔；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，其孰能讥之乎？此余之所得也。

余于仆碑，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，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，何可胜道也哉！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。

四人者：庐陵萧君圭君玉，长乐王回深父，余弟安国平父、安上纯父。至和元年七月某日，临川王某记。

【白话译文】

褒禅山也叫作华山。唐代和尚慧褒最早在山脚下筑屋定居，死后又葬在这里，因此后人就称这座山为“褒禅”。现在所说的慧空禅院，就是慧褒

的房舍和坟墓。距离禅院东边五里，是人们所说的华山洞，因为它是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。距离山洞一百多步，有一块石碑倒在路旁，碑文已经模糊不清，只有从残存的文字中还能辨识出“花山”二字。现在把“华”读作“华实”的“华”，大概是读音错了。

山洞下面平坦开阔，有山泉从旁边涌出，来这里题字记游的人很多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前洞”。沿山路上行五六里，有个洞穴非常幽深，走进去感觉很冷，问它的深度，就是那些喜欢游历的人也不能走到尽头，人们叫它“后洞”。我和四个同伴举着火把进去，进去越深，前进就越困难，但见到的景色也越奇妙。有个懈怠想要退出的伙伴说：“再不出去，火把就要烧完了。”于是我们只好都跟他一起出来了。大概我所到的地方，比起那些喜欢游历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，然而看看洞壁的左右，来到这里并题字记游的人已经很少了。大概再往深处，到达的人就更少了。那时，我的体力还足够继续前进，火把也还足够照明。我们出洞以后，就有人责怪那个提议退出的人，而我也后悔自己跟从了他，以至于没能尽情享受游玩的乐趣。

对此我深有感慨。古人观察天地、山川、草木、虫鱼、鸟兽，往往有心得体会，是因为他们探究、思考得非常深入，而且思考得全面。（道路）平坦而近的地方，游览的人就多；（道路）险峻而远的地方，到达的人就少。但世上那些奇特雄伟、瑰丽怪异、非同寻常的景象，常常就在那险阻僻远的地方，是人们很少到达的。所以，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。有了意志，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，但是体力不足的，也不能到达。有了意志和体力，又不盲从、不懈怠，但到了那幽深昏暗、令人迷乱的地方，却没有外物（如火把等）来辅助，也不能到达。然而体力足够到达却没有到达（指因意志不坚而放弃），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，在自己也是有所悔恨的；如果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仍然不能到达，那就可以没有悔恨了，谁又能讥笑他呢？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心得。

我对于那倒在地上的石碑，又因此感叹古代文献未能存留，后世以讹传讹而不能说明真相的情况，哪能说得完呢！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入思考、谨慎选取的缘故啊。

同游的四个人是：庐陵人萧君圭（字君玉），长乐人王回（字深父），我的弟弟安国（字平父）、安上（字纯父）。至和元年七月某日，临川王安石记。